

說郛卷第三十四

春明退朝錄

宋宋敏求

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人泊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繼之先廬在春明里題爲春明退朝錄云十一月晦常山宋敏求述

國朝宰相趙令虛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十五韓魏公三十六

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知制誥蘇侍郎易簡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晏元獻公宣獻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文莊三十

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皆三十宣獻公三十五  
王沂公李邯鄲皆三十六楊文公錢子飛皆三十七盧相今參政  
王禹玉皆三十八

推丁吳政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  
帝諱避之損其點畫

隆儒殿  
學士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  
原叔久在講筵而身短同列戲之曰宜爲隆儒殿學士

幽州孫之翰言太祖一日召對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趙令  
詳觀稱嘆曰是必曹翰所爲也帝曰何以知之普對方今將帥才  
謀無出于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爲也翰往必得幽州能取幽州  
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圖歸內

用官  
印予嘗判官誥院知制誥時又提舉兵吏司封官誥院而不自  
司勳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觀察防團刺史諸司使副內殿承

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校環衛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婦用  
司封印加勳却用司勳印

凡官誥之制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標袋寶裝軸紅絲  
網金帟楮公主銷金大鳳羅紙十七張銷金標袋玳瑁軸紅絲網  
塗金銀帟楮按皇后當降制羅紙不變若用冊治平熙寧皆循之親王宰相使相

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色帶紫絲網銀帟楮樞  
密使三師三公前宰相官至僕射東宮三師嗣王郡王節度使白

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色帶參知政事樞密副  
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宮三師御史大夫宗室

率府副率以上白背五色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牙軸色帶尙書  
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少六統軍上將軍留後觀

察使同上惟用法錦標近者用翠毛獅子錦以象錦非舊說也三司使翰林學士承旨至

直學士待制承郎御史中丞大兩省賓客大卿監祭酒詹事庶子

大將軍防團刺史橫行使內諸司使軍職遙郡樞密都承旨初除  
駙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標大牙軸色帶三司副使少卿監  
司業起居郎至正言知雜至監察御史郎中員外郎四赤令諭德  
少詹事家令率更令太子僕太常博士節度行軍司馬副使橫行  
副司諸司副使樞密副承旨軍職都指揮使忠佐馬軍步軍都軍  
頭以上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並不遙郡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  
標袋牙軸青帶國子博士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友六尙奉御諸  
衛將軍承制崇班閣門祇候五官正諸州別駕樞密院諸房承旨  
官至將軍以上用大  
綾紙大錦標大牙軸兩使判官防團副使率府率副率京官館職堂後  
官中書樞密院主事諸軍職都虞候忠佐馬軍步軍副都軍頭諸  
班指揮使藩方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內供奉官至四品白  
綾中紙五張中錦標中牙軸青帶祕書郎至將作監主簿白綾小  
紙五張黃錦標角軸青帶幕職州縣官靈臺郎保章正諸州長史

司馬中書錄事主書守當官樞密院令史書令史諸軍指揮使內  
品待詔書藝白綾小紙五張小錦標木軸青帶諸蕃蠻子大將軍  
司階司戈司候郎將以上並白綾大紙法錦標大牙軸色帶凡修  
儀婉容才人貴人美人銷金小鳳羅紙七張銷金標袋玳瑁軸紅  
絲網塗金銀帟楮司言司正尙衣尙食尙寶常使金花羅紙七張  
法錦標袋內降夫人郡君團窠羅紙七張暈銀標袋宗室婦女常  
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國夫  
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七張暈錦標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  
張見任禮府母法錦標袋以上至司言司正等皆郡君縣太君遙郡刺史

正郎以上妻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降麻凡封贈父祖爲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綾紙法錦標大牙軸餘

雖極品止給大綾紙法錦標大牙軸

尊號尊號起于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武皇

帝自後率如之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沿漢祠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

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咏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建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初元遊觀之盛冠于前代

絲鞮

綠鞮器始于王冀公家祥符天禧中每會卽盛陳之然製自

江南頗質朴慶曆後浙中始造盛行于時

公家文

凡公家文書之藁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

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卽正明中崇正院書也檢卽州縣通稱焉

書編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

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孫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命贊寧爲首坐其書不傳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廁其間別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禧公裒歷代帝王文章爲宸章集二十五卷復集婦人文章爲十五卷亦世不傳

曆存兩周甲子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言曆日六十甲子外

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爲支干相承雖止于六十本命之外却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旨印造新曆頒行可之

以下三條今本無

門下中書尙書省稱三省又爲尙書都省管五房一曰吏其次戶刑禮兵每房管主事三人逐房有令史

予熙寧初判誥院知制誥編修敕令始修官制品序仍分正從  
注爲格法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尙書令爲  
正一品尙書左僕射尙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太子  
太傅太子太保特進嗣王郡王國公爲從一品知樞密院事門下  
侍郎中書侍郎尙書左丞尙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尙書金  
紫光祿大夫開國郡公上柱國爲正二品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少  
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尙書  
銀青光祿大夫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節度使開國縣公柱  
國爲從二品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  
士資政端明殿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開學士左右散騎常侍樞密  
直學士光祿大夫上護軍爲正三品御史中丞尙書吏部戶部禮  
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諸衛  
上將軍太子詹事開國侯護軍爲從三品給事中中書舍人通議



大夫節度觀察留後太常卿宗正卿祕書監殿中監諸衛大將軍  
開國伯上輕車都尉爲正四品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寶文待  
制太中大夫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國子祭酒少  
府監觀察使中大夫開國子上騎都尉爲正五品中散大夫內客  
省使樞密都承旨太常少卿祕書少監殿中少監延福宮使景福  
殿使入內內侍省都知內侍省左右班都知客省事太子左右  
庶子引進使防禦團練使諸州刺史駙馬都尉開國騎都尉爲從  
五品軍器監都水使者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少卿諫議  
大夫尙書左右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修撰宣度使令三京畿  
縣令爲正八品少府縣佐軍器都水監丞御臺檢法官主簿太常  
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寺主簿祕書省校書郎  
祕書郎正字親王府記室參軍事閣門祗候樞密院逐房副承旨  
內東頭供奉官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太子諸

率府副率宣德郎太常寺協律奉禮郎太祝大學律學武學博士  
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監主簿宣義郎節度觀察判官節度掌  
書記軍事判官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諸府司錄節正上  
中下四錄事參軍事京州軍處判官京府諸曹參軍事節度副使  
行軍司馬防禦團練副使翰林醫官太史局承直長靈臺郎保障  
正書藝學祕祇候直長門下中書尙書樞密院主事令史書吏京  
畿縣三京赤縣丞三京畿縣丞諸州上中下縣令二赤縣主簿尉  
諸州上中下縣丞節鎮及上州司理司戶司法參軍爲從八品承  
事郎承奉郎程親民安序者從從  
八品承務郎准此殿頭高品左右侍禁郊社令籍田令  
光祿寺大官令左右殿直大正武學諭太學錄律學正挈壺正書  
藝圖畫局藝學待詔州別駕長史司馬京畿縣主簿尉三京尉主  
簿尉爲正九品承務郎高班黃門內品三班奉職借中下州司理  
司戶司法參軍事諸州上中下縣主簿尉城寨馬監主簿翰林醫

學參軍事爲從九品

爲從五品旬  
下原書有缺

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三省長官僕射爲宰相知樞密院事兩省侍郎尙書左右丞同知樞密院事爲執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爲使相特進至承務郎爲寄祿官通直郎內殿崇班以上爲陞朝官有執事者爲侍從官上柱國至武騎尉爲勳官王公侯伯子男爲爵金吾上將軍至諸衛將軍爲衛官太子太師至率府副率爲東宮官節度使觀察留後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爲正任節度觀察留後至七使領他官者爲遙郡內客省使至閣門副使爲橫行延福宮使至昭宣使爲東班官內侍省都至內侍省內品爲侍官諸使副使承旨崇班閣門祇候爲大使臣供奉官侍禁殿直奉職借職爲小臣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爲幕職官司錄參軍至監主簿爲州縣官節度副使行軍司馬防禦團練副使州別駕長史司馬司士文學參軍事爲散官

趨朝事類 二

官品令

五階綾紙

諸州助教 諸州文學 通仕郎 登仕郎 將仕郎

選人七階

迪功郎 修職郎 從政郎 從仕郎 文林郎 儒林郎 承直郎

京官五階

承務郎 承奉郎 承事郎 宣議郎 宣教郎

陞朝官二十四階

通直郎 奉議郎 承議郎 朝奉郎 朝散郎 朝請郎 朝奉大夫 朝散大夫 朝請大夫 奉直大夫 朝議大夫 中散大夫 中奉大夫 中大夫 太中大夫 通議大夫 通奉

大夫 正議大夫 宣奉大夫 正奉大夫 光祿大夫 金紫  
光祿大夫 特進 武弁出身 進義校尉 進武校尉

小使臣八階

承信郎 承節郎 保義郎 承忠郎 忠翊郎 忠訓郎 秉  
義郎 從義郎

大使臣二階

修武郎 訓武郎

副使八階是郎

正使八階是大夫

武翼郎大夫 武義 武經 武略 武節 武顯 武德 武  
功

橫行副使十二階是郎

正使十二階是大夫

右武郎大夫 拱衛 親衛 翊衛 中衛 中亮 左武 中  
侍 協忠 履正 宣正

正侍衛官

左右五衛上將軍

比部使

大將軍

比部大夫

左右衛驍衛武衛屯衛領

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諸衛大將軍

勳一十二轉

上柱國

柱國

上護軍

護軍

上輕車都尉

輕車都尉

上騎都尉

騎都尉

驍騎尉

飛騎尉

雲騎尉

武騎尉

以上騎尉以上兩府及武臣以上經恩加兩重文武朝官加一重武騎尉以上京官加一重朝官雖未至驍騎尉經恩一便加騎都尉

爵一十二字

王

嗣王

郡王

國公

郡公

開國公

開國郡公

開國

縣公

開國侯

開國伯

開國子

開國男

以上封爵王子兄弟封國案王之子承嫡爲嗣王宗室近親及特

旨者郡王見前任宰執食邑實封共萬戶及承襲並郡公其開國家隨食邑

食邑無定法

一萬戶 八千戶 七千戶 六千戶 五千戶 四千戶 三千戶 二千戶 一千戶 七百戶 四百戶 三百戶 五百戶 二百戶

以上輕恩宰執以上加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七百戶實封三百戶文臣侍郎武臣觀察使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文臣少卿監武臣諸司副使宗室副率以上三百戶雖有加例緣無定法以實封一戶日計錢二十五文足二千戶封公一千戶封侯七百戶封伯五百戶封子三百戶封男

內命婦品

一等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貴儀 淑儀 淑容 順容 婉  
 儀 婉容 昭儀 昭容 昭媛 修容 修媛 修儀 充媛  
 婕妤 美人 才人  
 侍郎郡太夫人 郡夫人 十字國夫人 八字國夫人 六字  
 國夫人 兩國四字夫人 四字國夫人 兩國兩字夫人 兩  
 字國夫人 國夫人

二等

尚字 尚正 尚宮 尚儀 尚食 尚服 尚寢 司字 司  
 衣 司賓 司室 司設 司園 典衣 典賓 典室  
 典飾 典製 典團 典籍 典醋 典珍 典樂 掌字  
 掌衣 掌記 掌錄 掌樂 掌園 掌藉 掌醞 紅霞帔  
 知尚書內省事 小殿直都知 小殿直押班

三等



紫霞帔 尚書省都事 大侍御 小殿直等一等長行 仙韶  
都頭

四等

聽宣 尚書省內事 錄事 中殿直等一等長行 仙韶色長  
行

五等

殿直 散直 散手 書省 小侍御 皇后閣祇候 小殿直  
第三等長行著緋著綠女童

內命婦封贈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正一品封贈三代 十字 八字 六字

貴儀 貴容 淑儀 淑容 順儀 順容 婉儀 婉容

從一品封三代 六字 兩國 四字

昭儀 昭容 昭媛 修儀 修容 修媛 充儀 充容 充媛

正二品封三代 四字 兩字 兩國  
婕妤

正三品封二代 四字 兩國  
美人

正四品封一代 國

才人

正五品封一代 郡

尙字正六品 司字正七品 典字正八品 掌字正九品 紅霞帔 紫霞帔 聽宣 聽直 書直 以上不係入品

外命婦品

使相以上封國夫人 執政節度使以上封郡夫人 尙書以上

封淑人 侍郎以上封碩人 大中大夫以下封合人 中散大夫以下封恭人 朝奉大夫以下封宜人 朝奉郎以下封安人 通直郎以下封孺人

封贈綾羅紙價錢

三公三少開府五百七東宮二郎三少特進光祿大夫左右金吾衛上將軍主觀察使六百六宣奉至通奉諸衛上將軍五百三通議至中散諸衛大將軍六百三朝議至朝奉大夫五百二朝議至承議郎諸率府副率五百一宣教郎以下一百一母七百七妻六百六朝奉大夫遙郡刺史已上妻七百七后妃才人以上同

宰相執政官四百五若金章閣直學士以上及駙馬都尉管軍臣僚

入內內侍省至押班并將校化外蕃蠻官免納雖已致仕准見任

官例

封贈郡號

鉅鹿 樂安 壽春 仙遊 萬年 萬載 許昌 延安 遂寧 奉天 靈寶 天長 天興 保寧 興國 永安 乾祐 昌國 寧國 郡縣不在封贈之例

典禮須知

行在

諸稱行在者謂天子駐蹕之所在也古不聞之自秦漢方有此稱本縣百司初稱隨駕其司自真廟後皆稱行在惟三省學士院臺諫內侍省之類不云行在蓋天子之司及常侍之謂也

三省

諸稱三省者謂門下中書尙書省中書擬定門下進畫尙書奉行紹興十五年中書門下併而爲一謂之制敕院

省劄

凡尙書省施行事以由奉山所造紙每張文與免戶役准此字令

寫大準此因寇丞相名準至今寫大準省小準字

駕頭

駕頭者祖宗卽位時所生也皇朝類苑日謂之正衙法座香木爲之金□四足墮其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駕頭至則宣贊喝引迎駕者起居也又沈存中筆談謂是中貴官捧月樣杔子于馬上今係閣門宣贊舍人

絨毛座

諸職事官諫議大夫寄祿官太中大夫以上及學士待制或恩賜者許乘節度使曾任執政官者准此

麟臺故事

五卷

程 相

字致道 諱 齊少監

天神辨異

寶元二年前上嘗集天文辰緯雲氣雜占凡百五十六篇雜三

十門爲十卷號宣元天神祥異書召輔臣于太清出而示之命發于祕閣

英文苑淳化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承旨季防翰林學士扈蒙侍中

直學士院徐鉉中書舍人宋白知制誥賈黃中呂蒙正李至司封

員外郎李穆庫部員外郎楊徽之監察御史李範祕書丞楊礪著

作佐郎吳淑呂文仲胡河汀著作佐郎直史館戴貽慶國子監丞

舒雅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爲文苑英華

其後李昉  
蒙正李

運李範楊瓌吳敏呂文仲胡河汀戴貽慶杜鎬舒雅等並屬他任權命  
翰林學士蘇易簡中書舍人王祐知制誥范杲宋湜與宋白等共成之雍熙三年上之凡

### 一千卷

撰通咸平三年十月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起居舍人知制誥李

宗諤修續通典以祕閣校理舒雅直集賢院李維石中立王隨爲

編修官直祕閣杜鎬爲檢討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卷上之詔付祕

閣先是淳化中太宗命翰林學士蘇易簡與三館文學之士撰集

此書會易簡等各蒞他務尋罷其事至是復詔咸之

册府元龜景德二年九月命刑部侍郎資政學士王欽若右司諫知制

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等奏請以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  
演都官郎中直祕閣龍圖閣待制杜鎬駕部員外郎直祕閣刁銜  
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右正言祕閣校理龍圖閣待制戚綸  
太常博士直史館王希逸祕書丞直史館陳彭年江嶼太子右贊  
善大夫宋貽序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同編修初命欽若億等俄  
又取祕書丞陳從易祕閣校理劉均及希逸卒貽序貶官又命直  
史館查道太常博士王曙後復命直集賢院夏竦又命職方員外  
郎孫奭注撰音義凡九年至大中祥符六年成一千卷上之總三  
十一部有總序一千一百有小序又目錄音義各十卷上覽久之  
賜名策府元龜又錄婦人事迹爲八十卷賜名彤管懿範

九

年

熙寧八年六月尙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涉六

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節第有昇降而所載古迹有出  
于俚俗不經者詔三館祕閣刪定其後又傳命太常博士直集賢

校理趙彥若衛州獲嘉縣令館閣校勘曾肇刪定就祕閣不置局  
彥若免刪定從之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國更賜名曰九域志  
天聖末國史成始于修史院續纂會要明道二年命參知政事宋  
緩看詳纂至慶曆四年四月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  
一百五十卷

豪異祕纂

又名傳記雜編  
一卷較五事

扶餘國主

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  
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  
謁未嘗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于上末年愈甚  
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  
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  
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



其策而對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頷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泣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就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

欵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親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忽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食之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于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上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

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昔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曰達之明日方曙俟我于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借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迎致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椀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

召坐圍飲十數巡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前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時爽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奕虬髯與公傍立侍焉哉而文皇道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局全輸矣于此失却局我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以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媿李郎相從一妹懸然知鑿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板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婢四十人擺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異旣傳云

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  
出拜亦天人耳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  
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床以錦繡帕覆  
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  
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三二載建  
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  
太平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  
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  
李郎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  
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眞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  
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  
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  
馬而去既出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資

遂臣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果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具衣冠賀灑酒東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繆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萬福業豈偶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乃虬髯所傳耳一作木

歷代帝王傳國璽

鄭文寶

祖伯

從孫無釋

仙種稻

羅隱

蜀石

王仁裕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此春秋爲深誠矣前蜀徐公有女美而奇豔初王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美女焉徐寓其二女直以感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

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祝頻歲省方政歸國  
母多行殺令亟戮重臣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至境爲名恣風月烟  
花之勝性駕輜輶于綠野擁金翠于青山倍役生靈頗銷經費凡  
經過之所宴寢之宮皆有篇章刊于玉石自秦漢已來妃后省方  
未有富貴如斯之盛也順聖太后題青城西山丈人觀詩曰早與  
元妃慕至玄同躋靈嶽訪真仙當時聞有壺中景今日親來洞裏  
天儀仗影交寥廓外金絲聲揭翠微巔惟慚未致華胥理徒卜昇  
平萬萬年翊聖太妃繼曰獲陪翠輦喜殊常同陟仙壇豈厭長不  
羨乘鸞入烟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太后又題謁丈人觀先帝  
聖容云舜帝歸梧也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境路似陟九疑山日照  
堆嵐迫雲橫積翠間期修封禪禮方候再躋攀翊聖太妃繼曰共  
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歌喧寶殿彩服耀金微清淚沾羅袂紅  
霞拂繡衣九疑山水遠無路繼湘妃順聖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

容云千尋綠嶂夾溪流登眺因知海岳低瀑布迸春青石碎輪囷  
橫剪翠峰齊步粘苔蘚龍橋目門掩烟蘿萬徑迷莫道窮天無分  
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太妃繼曰登登丹壑到玄都接日紅霞  
照座隅卽問週迴雖上看似看曾進畫圖無順聖又題金華宮曰  
再到金華頂玄都訪道回雲披分景像霧鎖顯樓臺兩滌前山靜  
風吹去路開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翊聖太妃繼曰碧烟紅露  
撲人衣宿露花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採臉邊脂同  
尋僻徑惡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  
希夷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遊丹景因與眞妃眺  
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丁當松梢月轉禽棲影柏徑  
風牽麝食香虔揲六銖宜禱祝惟期聖祚保遐昌翊聖繼曰丹景  
山頭宿梵宮玉輪金輅駐遙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  
紅武士盡排青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專王業積善終



期四海同順聖又題彭州陽平化云尋玄遊聖境巡撫到陽平水  
遠波瀾闊山高氣象清殿罷孫氏兒碎暗係師名夜月望壇醮松  
風森磬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留陽平真似駮鸞至上清風超半  
崖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晚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  
長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至夜  
看聖燈云虔禱遊靈境元妃夙志同玉爐香靜夜銀燭炫遼空泉  
漱雲根月鐘敲檜杪風印金標聖迹飛石顯神功隅望天涯極登  
臨兩脚紅猿歸齋室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証六通願  
成修偃事社稷保延洪翊聖繼曰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細雨  
灑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  
如有情順聖又題天且郵云因尋靈境散花雨千里江山蹙得行  
卽恨烟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驛紅亭近玉京  
夢魂猶自在清城此來出看江山景儘被江山看出行議者以爲

翰林之態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  
姬有團扇之辭亦彰婦志今徐氏逞乎妖志餌自倖臣假以風騷  
麗其遊倖取女史一時之美爲遊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之  
師遇蜀國有荒淫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遊君臣  
陵僭之所致于是亡一君後主名衍破一國蜀殺九子彭王宗鼎  
忠王宗賢褒王宗紀興王宗澤宗王宗獻雅王宗輅資王宗霸祧  
承祀誅十臣王宗弼王宗勳李周輅韓召景潤澄宗光嗣歐陽晃  
王承休蕭懷武殄滅萬家流移百辟其次六宮嬪御挫紅綫于征  
途十宅公主碎金珠于逆旅子靈之室無方以比故興聖太子隨  
軍仁裕有戮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旂  
二十萬軍高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又蜀僧遠公有傷廢國詩曰  
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纔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  
盡破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暖漫開花兩朝帝業空成夢陵

樹蒼蒼噪暮雅

耳目記 二卷

唐天祐初有儒者夫李甲本常山人以歲逢飢饉徙家邢臺西南山谷中採樵粥薪以給朝夕夜至明山一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卽寢于廟宇之間松柏之下須臾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旂閃車馬闐或擐甲胄者或執矛盾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服端簡者揖讓而升階列坐于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食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卽大明山神也其西榻之首黃澤之神也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餘卽不知其名四坐讀論商確幽冥之事大明之神忽揚目盱衡咄嗟長嘆而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分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罔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羣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感問言何謂也大明曰余昨上天廷所聞衆聖博論將來之

事三十年間兵戈大起黃河之右令屠書人民六十餘萬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兼聞西北有華胥遮毗二國待茲人衆用寶彼土焉豈此生民寡沾當其殺戮乎衆皆嘖蹙相視曰非所知也飲饌之畢天亦將曙諸客散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比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有若夢中所遇既歸具以始末書志之言于鄰里之賢者自後至今已二十餘載相尋及晉末戎虜亂華干戈不息被其塗炭者何啻六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殆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記室 進士柴朋龜學問精深文章充贍光化中數舉未第因以文章濟其匱乏薄遊太原武皇爲并帥功冠天下雄略無比朋龜乃作長劍歌以獻之文詞壯麗武皇大悅賜以千金猶謂未足酌其才志也又加以良馬二疋武皇英特開豁重士如此時李襲吉任記室凡軍書羽檄一以委之其文體雄健詞理精快爲一時

之最也武皇讀之未嘗不喜于顏色嘗謂左右曰吾舊有沙陀鐵騎數纔五千而猶能破巢賊五十六萬今又有五千騎何憂梁寇之未平乎侍者皆不達其旨武皇曰李記室文章一字可當一騎總而言之何啻五千騎也常山王開幙禮士俊人甚多能相行有東海徐員外爲稱首員外姓徐名守溫瘦陶人少立清節累歷州縣皆有能名當趙王之日屬邑令長例兼防禦之任專制百里頗事威他咸尙其剛猛唯徐公獨以寬恕爲治百姓安寧號爲佛子後遷授節度推官又及度支使

銀燈檠 幽州從事溫郎中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中令幼少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檠于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百錢買之累家之用然燈燭因旋拂拭乃知銀也詐詔各登車遂大小觀之靡不欣喜惟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買遂訪其賣主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鬻于御肆郎中厚加酬直非強買也不

敢復收璉固還之乃收受而去別賣四五萬將其半以償之璉終不納遂施于僧寺用飾佛龕冀祝心之壽也當時遠近無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行後官至尙書侍郎卒

清泰元年百川水淺人言比舊日十無二三滄州人言海水縮狹四百盡滹沱乾涸絕流者數月行人車馬縱橫揭厲是年大熱深室之內鐵器如燒喝死者無數長興四年冬明宗晏駕宗主嗣位是歲天多陰晦十二月中寒霧數日又加微雲花墜地皆青墨色屋室中多生白物狀如毛長者二三寸明年正月改元夜閏二月大風拔樹屋瓦多飛天地變異三日方止四月潞王卽位改元清太也

晉朝末年汴京壕水冰凍皆爲花鳥人物之狀十月朔雷霆大震經旬陰雨不息夜有雲分爲數十道南北竟天是年戎虜亂華契丹據中國五六月敗滅也

辨疑志 三卷

陸長源 吳郡人

聖姑棺 吳郡太湖中有聖姑棺洞庭山中有聖姑寺并祠其棺在祠中俗傳聖姑之死今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求賽歲獻文服妝粉不絕又有人欲得觀者巫祕密恐懼不可若聞有風雨之變聞皆信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云有見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大曆中福建觀察使李照之于七郎者性荒狂恃勢不懼程法因率奴客啓棺觀視之唯朽骨骸而已亦無風雨之變

陝州 陝州城南有鐵牛出長數尺大如五六斗鐵上有兩穴世人稱是鐵牛鼻又河北道觀中有一幹出云是鐵牛尾俗傳此牛盤泊地下其河北出以爲陝州凡臨大河無此牛卽城不復立河東楊諫立碑以頌之上元中衛伯玉爲陝州刺史發卒掘以觀牛之勢纔深二丈許其鐵卽絕以巨楬財之員亦纔深二丈更無私遂却于舊處以土掩之

石老 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然腹大十餘日全不下  
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其子號泣叫四鄰云適來有兩  
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同飛去遂指雲中白鶴擗地  
號傾之人異而觀之皆焚香跪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  
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爲白  
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石老子米一百石絹一百疋遠  
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宮道士改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得升仙事  
月餘其子與鄰人爭鬪官中物鞠乃爲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  
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于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  
鶴是父州縣差人檢驗于所沉處漉得屍懷仙怒遂杖殺其子  
里五節科次瘞其石老死屍

女媧墓 潼關北大河中有灘出水可二三尺灘上有一樹故老  
相傳云本女媧墓聖人鍊石補天缺斷鰲足以立地維故其在大



河中水高下與之高下蓋神所扶持也于今數年矣立祠于岸載在祠典天寶十三載秋霖雨一百日河水泛溢其灘遂被洪水衝沒至今無遺跡乃平人明向來皆繆耳吳閭門外有太伯廟來往舟船求賽者常溢謂廟東又有一宅者有塑像云是太伯三郎長尊祭時巫祝云若得福請爲太伯買牛造華蓋其如太伯輕天下以讓之而適于勾吳豈有顧一牛一蓋而爲人致福哉又按太伯傳太伯無嗣立弟仲雍太伯三郎不曉出何典耶

談淵一卷

王陶

字慕道

鎔飲器贈客 胡則侍郎淳化初爲許沂州陽翟令孫漢公丁晉公皆未登第寓居邑中朝夕從遊胡待甚厚一夕月下閒飲而胡之辟簾下窺之丁公重影退告于胡胡知其必貴將赴舉胡留酌別平日置酒常用白金飲具是日乃酌以陶器二人者心頗薄之既撤具胡方白某官之京乏餘錢但鎔飲器爲二笏以資行二公

深服其厚意

于闐玉印 天禧中秦州言澶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闐國玉印一以獻初太平興國中貴至之日忽見使者至營急召偕行至河橋驛馬已具卽命乘之俄覺空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貴人其營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候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志之遂復乘馬凌雲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卽營卒之馬也知州宋道照以奏聞太宗釋之至是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秦州以道遠懼俄于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登赤城原問所欲具以前實對卽命閉目少頃令開目見其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兒復引貴至一日池池中有仙人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年永寶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迨城既破國主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胄在身下拜不及答識者善其得體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噉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來曉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憾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遜獨木板尙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景

鶴露啼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十歲後二年西賊叛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方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別郇公云緒案當衙並命時叢葭衰朽倚瓊枝如今我得休官志鴻入南溟鳳在池邊輔咸知焉當時輕薄少年改鄧公詩曰緒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

得休官志一任夫君鶴露啼聞者無不大晒

徐鉉見趙太祖 江南徐鉉有學問善談吐古儒之流也李氏未歸順時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升殿端笏緩頰而言曰江南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久之藝祖再令敷奏乃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芘子藝祖應答曰既是父子安得兩處吃飯鉉無以對識者無不服藝祖神聖矣翰林院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莊一日若有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白于鎬味之慘然不懌子姪啓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錫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有八喪

李後主善詩 太祖一日小宴顧江南國主李煜曰聞卿善詩可舉一聯煜思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搖動風滿懷太祖答曰滿懷之風何足尙從官莫不嘆服

王仁裕祖母 太原王仁裕家道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小長

約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卽我不來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嶺表錄異記

劉

恂

廣州司馬  
昭宗時人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質石季倫爲交趾采訪使以眞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于時因以巨石填之迨後雖有產女端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

珠池廉州海邊之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自監珠戶入池采珠以充貢賦者舊傳云太守貪卽珠逃去

皆采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其底與海通又池水深無可

測也取小蚌肉貫之以篋曝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如脯燒之以薦酒肉有細珠如梁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犀牛大約似牛形而豬頭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爲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點小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謂毛犀俱有粟文堪爲腰帶千百犀中或有通者花點大小奇異固無常定有偏花路通有頂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五色無常矣若通處白黑分明花點差奇則計價巨萬希世之寶也予久居番禺諸犀各曾經眼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上有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爲胯具班散而淺者卽治爲杯盤器皿之類又有駭雞犀云詳雞見之驚散辟塵犀爲婦人簪梳塵埃不著髮辟水犀云此犀行於江海亦爲開犀角子露霧中經久不涸

光明犀

云置暗室自光明也

此數犀但聞其說不可得而見也

予久居二句他本無

野象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爲笏潮循人或捕

其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膽不附肝月

轉在諸肉

即今正月建寅  
即聯在虎肉上

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弗林大食國

卽多白象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

若中夏之畜牛馬也

此雖他本  
分作數條

兩頭蛇嶺外多有此類時見者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皆  
錯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蛇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亦謬也  
昔孫叔敖見之爲不祥乃殺而埋之慮後之人見後受其禍而南  
人見之以爲常其禍安在

海鏡廣人呼爲薺葉盤兩片合而成形設圓口中瑩滑日照如雲

母光內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蟹子其小如黃豆而頭足俱

備海鏡飢卽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予曾市得數箇驗之

或迫以火卽蟹子走出離腹立斃或生割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遂

巡亦死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反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者如覆幘小者如碗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長有數十蝦寄腹下啞食其涎浮泛水上捕之者或遇之卽歛然而沒以其蝦有所見越絕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南中好食之云性溫能已冷熱之疾其理未詳

彭蠡

音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

章舉形如烏賊閩越間多采鮮者燂如水母以姜醋食之石距乃章舉之類也身小而足長入鹽乾燒食極美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爲空慈子頃因盧鈞尙書作鎮遂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故以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鬪炙喫多卽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本性也

蟻卵醬交廣溪洞間會長收蟻卵淘滓令淨鹵以爲醬或云其味



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知其味也

聖齏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肉既飽卽下聖齏以消之齏如青苔云是牛腸胃中已化草未爲糞者既至則以鹽酪姜桂調而啜之腹遂不脹

蚺蛇膽普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卽擔蚺蛇入府祇候取膽予曾親看皆于大籠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昇一條在地上卽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轉側卽于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卽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備上貢却合內肝以綫合其瘡口却被入籠或云昇歸放川

澤

春堂以渾木剝而爲一槽兩邊約排十杵男女間立以春稻梁敲礮槽舷皆有遍拍槽聲若鼓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瀏亮也

鵝毛被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從橫  
衲之其溫柔不下于挾纊也俗云鵝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

兼辟驚癩

番禺地無狐兔用鹿毛野狸毛爲筆又昭富春勳等州則擇雞毛  
爲筆其爲用亦與兔毫不異但恨鼠鬚之名未得見也

沓潮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復多颶  
風當潮水未退之間颶風作而潮不落晚潮又至遂至波濤溢岸  
淹沒人廬舍蕩失苗稼沉溺舟舡南中謂之沓潮或十數年一有  
之亦係時之災數耳俗呼爲海翻爲漫天

沙著生于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勁可爲酒籌凡欲  
采者輕步向前及手急拔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  
終不可得也

說郭卷第三十四終

說郛卷第三十五

齊關錄 三卷

唐韓太行山人

李密字玄邃遼西人也

又云遼東襄平人

本姓屠何胡人祖獯仕後魏爲東

城令

東城河間

爲讎人陳渾切齒

渾士丞相

懼執改姓李氏南奔歸宋宋孝

文用之爲直閣吏後出爲安固令

安固縣在永嘉

獯子道平累仕朝議郎宋

通道道人陳沈慶之出牧江揚道平子遇仙在任爲司州鞏縣令

爲魏所虜北歸魏爲交城尉累入仕隨于戎虜轉副車掾入京後

轉征戎將軍遇仙子曜爲周太保轉官至魏國公刑部尙書未幾

卒子弼年三十二歲轉資襲父爵范陽侯弼子寬上柱國蒲山公

知名當代寬卒而密起焉晉楊玄感將反密爲畫三策用密之下

東據黎陽反玄感敗走自殺盡獲李密等行至魏郡去後依翟讓

反自號魏國公令祖君彥作書布告天下書曰大魏永平元年四

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

也

元帥府左長史邴元真大將軍

左司馬楊德方等布告天下人倫衣冠士庶等自元氣肇闢厥初  
生民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義農軒項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  
不祇畏上玄愛育黎庶乾乾始終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薄  
冰而焉懼故一物失所若納溝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  
謙德軫于責躬憂勞切于罪己溥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于流  
沙瀚海窮于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政昇平驅民仁壽  
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葉未有暴  
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豫奉襪衣狐媚而國聖賢  
肱篋以取神器繼承負袞狼虎其心始暄明兩之暉便干少陽之  
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鏡便行鳩毒禍深于宮僕戮酷于  
商臣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嗟憤如以州吁安忍闕伯尋仇劍  
閣所以懷兇晉陽于焉起甲甸人爲孽淫刑斯逞夫九族旣睦唐

帝聞其欽明百代本枝文王表其光大况乃隳壞盤石剗絕維城  
唇亡齒寒豈止虞虢欲求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  
于聚斲人倫之禮別于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戮首之  
賢翻見齊襄之恥逮于先皇嬪御並進銀鑲諸皇子女咸貯金屋  
牝雞鳴于詰且雌雉恣其羣飛袒服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  
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  
一日萬幾未曉求衣仄日方食是以大禹不貴于尺璧光武無隔  
于支體以此殷憂深慮幽枉而荒腆于酒色俾晝作夜式號且呼  
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籍糟邱朝廷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  
決自邇不行敷奏于焉停擁中山千日之酒醑酩無知襄陽三雅  
之盃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六驢自比  
商人見邀逆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  
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

唯避風雨詎待金玉之華何須締構之麗故瓊室崇構商辛以之  
滅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傾覆而不遵故典不念前書廣立池臺  
都爲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閱寒暑窮生人之筋  
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尙難爲之勞民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  
所徵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  
積與人無藏府庫而科稅繁弊不知紀極猛火屢殘漏卮難滿頭  
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有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  
子夫婦相棄于康莊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烟火斷絕西蜀王  
孫之室翻爲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  
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  
謠乃復廣積薪芻多聚饑饉年年歷覽處處登臨草臣疲弊供畜  
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于先驅車轍馬迹遂周行于天下秦皇  
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王母以歌雲浮東洋海而觀日家

苦納結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內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迹前代版築更興廣立基址延袤萬里骸骨蔽野流血成川積怨比于丘山號哭動于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強弩射天無穿于魯縞衝風餘力詎可動于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棄而有用恃豪怙強窮兵黷武唯在吞并不思長策兵猶火也不戢自焚遂使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陽之役捕鳴蟬于前不知挾彈在後復失相顧鑿弟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正言啟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進鼓思聞獻替之音夏禹懸韜時聽箴規之美而復諫違卜妬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上柱國齊國公蕭穎達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

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乃遭夏桀之誅王子何  
辜遂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鉗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  
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老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責  
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功梁冀愛黃金  
之蛇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加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  
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王嗣位每歲駕幸南  
北巡遊東西征伐至于浩亶陪蹕東郡固守闕鄉野戰雁門解圍  
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  
臨危則勳賞懸授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齎金同項羽之刑  
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譬此非難  
凡百驍雄誰不讐忿至于匹夫蕞爾宿諾不虧况在乘輿二三其  
德其罪十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四維不張三靈總粹無小無



大共識殷亡愚婦愚夫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  
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于上國楔獠暴于中原三河縱封豕  
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殘賊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  
蒼生慄慄同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  
必有常期六百殷喪之辰三十姬終之數故讖籙皆云隋氏三十  
六而滅此則厭德之象以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况乃櫟槍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朱雀  
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丘墟之妖荆棘板  
蕩之事夏氏則災變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  
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勿違大誓孟  
津陳盟景亳三千列國七百諸侯不謀以同詞不召以自至轟轟  
隱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  
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秀周太保魏國公之

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聖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啟元勳世祖嗣蕭王之業禹生水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籙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于羸里赤雀方來高祖隱于碭上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符至自長安鋒刃難當黃星出于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秋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贊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徐勣上柱國大將軍邴元真絳郡公裴行儉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鼉彎弧則吟猿落雁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輶之士超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斯運救此億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興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江

河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舉昆侖而壓小卯鼓行而逸百道俱前以四月二十一日留于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章津皇甫無逸等昆吾惡稔飛廉奸佞尙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自迴洛倉北遂來舉斧于是熊羆角逐貔豹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傑爲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舉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燕巢衛幕魚游宋池殄滅之期匪伊旦夕然與洛武牢國家儲積並我先據爲日久矣又得回洛取黎陽天下之倉種盡非隋有四海赴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充祿位仁基雄才上將受賑專征遐邇攸歸安危是託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袁謙擒于藍水須陀獲在滎陽寶慶戰沒于淮南郭詢授首于河北隋之亡沒可料知矣清河公房彥藻近持戒律略地

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激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能送  
欵徐圓明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陰于是海內驍雄咸來響應  
封人贍取長平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林虎視于長平王  
湘仁鷹揚于上黨劉興祖起于北朔崔白駒在于潁川各擁數萬  
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之東牛酒獻于軍前壺漿迎  
于道左諸公等並衣冠華胄杞梓良材神歆靈繹之秋裂地封侯  
之始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龜鳴鼉應見機而作宜加鳩率子弟茹  
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當召金章紫綬軒蓋朱輪富  
貴已重當年珪組必傳後業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尙  
知王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審配死于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  
困于項王未若陳平輔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幸  
不自疑猛虎猶豫舟中敵國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漢自殺  
其君高官上爵卽以相授如暗于成事守迷不返崑山縱火玉石

俱焚易義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予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天下成使聞知祖君彥范陽人齊僕射孝徵第六子博學強記下筆成文贍速之甚名馳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荐于隋文帝帝曰豈非欲殺之斛律明人者耶煬帝嗣位尤忌知名遂依常調東郡書佐校宿城令稱爲祖宿城自負其才嘗鬱鬱思亂及李密用爲元帥府將長史記室參軍恨被隋朝擯棄所以縱筆直言唐高祖屯兵壽陽衆號五十萬遣仁則齋書至密密負其強自爲盟主密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離擾運窮陽九數中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家有占烏之望故炎帝衰則軒轅出夏癸亂而成湯起尙勤二十七位終勞五十二戰大極橫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並據漢之末年三分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業昏兇年踰一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游斂莫反終傷五子之歌宮室奢侈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

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盡于征伐賦稅窮于箕斂夫征妻寡父出  
子孤潛壑如亂麻之多丘陵有積屍之氣况雄威早著壯志遠聞  
白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觀釁而動奮臂鶴  
起拂衣豹變是知一繩所係寧爲大樹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  
之濁昔項伯亂楚微子去殷非夫明誓豈能及與兄派流雖異根  
系本同俱稟鳳啄之風共承龍德之後實願永作維城長爲盤石  
自惟虛薄幸藉時來海內英雄共推明主銳師百萬成旅上將四  
七成羣牛馬谷量羅紈山積開鉅橋之粟襁負攸歸發廩倉之米  
人天斯賚故能長淮之地滄海之西莫不筐厥玄黃爭獻牛酒轟  
轟隱隱如霆如雷滅周者九鼎之輕亡秦者三戶云衆况晉陽之  
城表裏山川共爲唇齒天下誰敵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  
咸陽殪商辛于牧野豈不盛哉豈不休哉願追步騎數千次于河  
內聽待至日卽却令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消息來

去其知動靜。辰涼風已留。大火將流。戎略務殷。唯宜動息。脫蒙親降玉趾。則側聽金聲。雲霧既披。適願無已。唐公得書。大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西京。不遑東伐。卽欲拒絕。便是更生一秦。宜優待之。使其遷善。記室承指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鋤耨荆棘。爭帝圖王。狐鳴蠶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膻膻周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泛膠船而忘返。匈奴北盛。將放髮于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雖云位未爲高。立城非賤。素飡當職。儻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雖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袁安之流涕。極賈生之痛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親和蕃兵。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啓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郊郛。將觀周鼎。屯營敖庾。酷似漢王。前

遣簡書屈爲唇齒今辱來旨莫願肯顧天生蒸庶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忻戴大弟攀鱗附翼早膺圖籙以寧億兆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矧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于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尙須安輯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與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願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嘆實疚予懷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愼垂堂勉茲鴻業溫大雅之詞也密得書大喜自是言使頻遣往來有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于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面味之佳翫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軒轅問于廣成汾水之陽唐



帝從于齧缺是知肥遯爲美齊物幽歸雅度與蘭桂俱芳高風並  
雲霞競遠孤門承世胄地籍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  
版蕩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  
萬武旅欲受降于軹道將問罪于商郊未遇玄女已思黃石詎有  
啓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百戰百勝之奇七縱七擒之略每求筮  
仕實勞夢想仙師學究本源術苞奇數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  
之書莫不洞識于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  
且變且更濡足援手始是仁人除暴靖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  
也其時師宜躡蹻擔簦用虞卿之禮披裘輓轅婁敬之風引領  
瞻旺拂席相待遲聽酈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  
矣桃花源穴想其人耶冬首薄寒比其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  
慮庶不違千里早赴六軍孤已敕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此  
不多及書送鴻客晦昧林野莫知所之字文化及弒煬帝于江都

唐高祖始卽位改元江都凶問至東都越王侗卽位李密使房彥藻詐云密欲降隋猶慮羣臣異議者越王乃授密太尉尙書令兼征討諸校事詔曰我大隋之有天下于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祖渾一華戎東暨蟠桃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照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如以寶貺畢集祥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知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極順慰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逼于軒陛事生不意延及冤旒奉諱之日五情殞潰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哲帝王有此逆剝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且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器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過九命祿重天下禮極人臣榮居世表徒承出獄之恩

未有消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內外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從昇聖祚位列九卿但性本兇很恣其貪穢或結交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萊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獲本職再徙過裔尋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間稀有化及梟獍爲心鳥獸不若縱毒與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暴于行路口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戎狄之于周代痛辱之極亦未爲過朕所以殞首崩心飲膽食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公卿士庶羣僚百辟成以大寶鴻名不可顧墜元兇巨猾須早夷芟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性寡薄志在復讐今者離黼辰而秉旄鉞釋袞麻而擐甲冑銜冤誓衆忍泪興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于北方因抱其身自稱霸相專權擬于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闕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士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

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尙書令魏國公丹誠  
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貔虎爭先熊羆競進鼓  
擊震讐若火焚毛鋒刃縱橫似湯沃雪魏公志在康濟投袂前驅  
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遂期順舉擘山可以破射石可  
以穿况賊擁此徒皆有離德京師侍衛北憶家鄉江右淳黎南思  
邦邑比來表疏絡繹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覩必卸甲倒  
戈冰消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戮及不辜挫辱人士莫不  
道路以目號天踟地朕今復讐雪恥梟斬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  
者士庶凡因駕在賊所者一切原免罪悉不論已詔魏公掃平之  
日縱授賊官明非本意忍因請計爲憊若戰前自拔赴官軍者量  
加爵賞表其誠節朕都卽大位克在進賢比來擢引勳舊皆糜好  
爵其從駕朝士雖未至東朝皆遙授官職不爲異等父兄弟咸  
亦引擢內外朝一依官品祿廩賜物准舊給之務在哀矜俾無困

乏難望天監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臬戮元兇策勳  
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其兵術戎機總取魏公節度盧楚之詞  
也越王仍別與密書以伸厚意皇帝敢問太尉尙書令東道行軍  
元帥上柱國魏國公司農卿李儉等至覽表具知公以厚地鴻材  
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時加以博學令聞雄才上略縉紳攸  
而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欽尙眷言敬愛載勞夢想常恨以  
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鬱結何似今屬王室不造賊臣構難南  
征不反蒼梧未歸雖地承丕緒應此明命泣血冕旒之下飲膽宮  
闕之中公孝義爲心聞于遐邇仁恕待物形于內外具卿相門克  
昌自久撫高祖撫運之年明聖在藩之日非爲義合實亦家遺今  
公卽宗哥智足匡時威足夷難奮高世之略舉勤王之師經綸國  
家雪復讐恥此是公之任也更俟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  
馳遺一札聊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執

對循環以悲以慰昔韓信之道合漢高竇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  
今萬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已後彼此道懷七政之重  
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麾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謙禍盈天  
地常數公率義衆剪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宇文化及滔天構  
逆傾覆性辰朕與天下共誅之且聞元兇初謀誑惑內外及行大  
禍殘忍極理久僞霸相據有宮闕文武官人凡有所識心痛鼻酸  
聲徹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師接無妄之衆頽山壓卵覆海經營不  
俟終日元功早建朕亦委公公以來素懷付朕魚水一合金石不  
移卽是韓彭更生伊周再出公縱欲存撝謙以認古人而古往今  
來彼何人也道高者不以俗務爲累德厚者不以名實爲心公運  
此謀猷除彼喪亂匪躬之節出于世表豈以名殊而掛雅懷但功  
高茂實義弘往策屈已從務亦達之心故有今授恩體之耳旣彼  
此義合觸類公家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

宜量加除授必若須行詔敕待報卽俟送告身務在機權勿爲形迹知摧破凶徒已大果意于洪達是起釁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殷之甘心亦甚袁公深意李才蠢命延晷刻待公東行事畢返旆西討剋復關河躋足可待司農卿李儉等旣將君意遠來非無勞止所以並據授官以答來貺總戎之心去此稱遙東望風烟情深爲劇秋首猶熱戎略務殷念保千金慰茲延望隱若敵非獨往賢今與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銀青光祿大夫大理卿張權等指揮者密北面執臣位拜受詔敕密與王充戰敗歸長安皇朝拜上柱圖光祿卿邢國公以表妹獨孤氏妻獻策勒其舊兵歸河東高祖許之乃行常俟敕詔密歸朝迴到桃林反叛時史寶藏爲熊州留守遣將軍劉善武討之密敗死密妻獨孤氏爲周宗所虜周宗善武下兵士問是表妹却獻善武

青唐邈川其地在黃河之曲直西成都數千里北占河湟間二千餘里河湟間有鄯洮河渭岷巒疊岩尋州唐屬隴右節度而鄯其治所也蓋禹自積石導河河行數曲而湟水洮水入焉河渭蘭會巒岩在大河之南洮岷又在洮水之南湟鄯廓積石軍在大河之北湟水之南河州渡河至炳靈寺卽唐靈寗寺也貞元十九年涼州觀察使薄承祧所建寺有大閣附山七重中有像刻山爲之百餘尺環寺皆山山悉奇秀有泉自石壁中出多臺榭故基及唐人碑碣三十里至墨城城因山削成屈曲相重自墨城西下坡十餘里始得平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相依水築屋而居激流而磴由平壤中有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七里東倚高山北臨宗河橋西入省章峽上峻嶺二十餘里至湟復由小徑下十餘里道出峭壁間縈行曲折不容並馳其道斷處鑿石爲棧下臨湟水深數百尺過者寒心崖壁間多唐人鐫字中途過平地絕廣數畝羌因之卓



帳建寺爲四十里出峽屈曲下至大川城川也長百里宗河行其中夾岸皆羌人居間以松篁宛如荆楚又四十里至宗奇城分東西二壘廣人里北依山南枕湟水比諸城最高至秦州千餘里東北至西涼州西北至甘州城皆五百里東西蘭州三百里北至河州四百餘里又二十里至青塘城枕湟水之南廣二十里旁開八門中有隔城僞主居城門設譙樓二重譙樓後設中門後設儀門門之東契丹公主所居也西爲絕及夏國公主所居也過儀門北二百餘步爲大殿北楹柱繪黃朝基高八尺去坐丈餘矣碧琉璃磚環之羌呼禁圍凡首領升殿白事立琉璃磚外犯者殺之榜設金冶佛像高數十尺飾以眞珠覆以羽蓋國相廳事處其西國王親屬廳事處其東直南大衢之西有壇三級縱廣畝餘每三歲冕祭天子其上西域無慮數千家東城惟陷羌人及陷人之子孫夏國降于闐四統往來賈販之人數百家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

河水西平遠建佛祠廣五六里繚以岡垣屋至千餘楹爲大象以黃金塗其身又爲浮屠三十級以護之阿里骨斂民作是像民始離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決之僧麗法無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維國主殿及佛舍以瓦餘雖主之宮室亦土覆之自青唐西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馬三日可到海廣數百里其水鹹不可食自凝爲鹽其色青中有鳥廣十里習宣往意權至羸糧居之海西地皆平衍無壟斷其人逐善水草以牧放射獵爲生多不粒食至此百鐵埃高丈餘羌云此以識界自鐵埃西皆黃沙無人居西行逾兩月卽入回紇于闐界又犂牛城在青唐北五十餘里其野產牛城之北行數日繞大山其外卽接契丹又青唐之南有瀘戎漢呼爲蘆甘子其人物與青唐羌相類所造鎧甲刀劍尤良瀘戎之南卽西蜀之背瀘戎至蜀有崇山絕險之此青唐邈川土疆風俗之可紀者也

故宋吏部侍郎徐公度家所藏書手自校定仍題青唐錄三字其子孫世寶之延祐中于吳購得之度字敦立睢陽人靖康太宰處仁之子故本內仁字皆缺其畫是書或云右班殿直李遠撰遠紹聖中武舉人官鎮洮奉檄軍前記其經歷見聞之實粲然可觀後見孫尚書覲所撰汪彥章墓志其著述有青唐錄二卷不知果是書否也元統二年四月十日笠澤陸友仁記

省心詮要 一卷

宋林逋

無瑕之玉可以爲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爲家瑞寶貨用之有盡忠  
孝享之無窮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背道多  
慾則傷生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意好勝者必爭貪  
榮者必辱 知足則樂務貪則憂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  
則無以立功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慎故  
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爲養生之本可不省

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爲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斧斤 以忠  
沽名者許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污忠信廉  
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于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一刀可以落九仞萬斛之舟溯于急溜  
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勢使然也若馳羣馬于平陸集多士于大  
廷非駿可奇才不得先 人之有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  
誨之以廉恥雖過失不害爲賢者雖疾病不失爲全人口腹不節  
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  
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瓢也攫金于市者欲心勝而不知羞  
惡求珠于淵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沉溺張飽帆于大江馳駿馬于  
平陸天下至快反思則憂慮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  
莫大焉利可共而不可極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  
內不溺于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于朋友者事君必忠人性如

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  
以禮法 以言傷人者利于刀斧以術害人者毒于虎狼言不可  
不慎術不可不慎也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  
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  
之心恕人則全巧辯者與道多悖訥者涉世必疎 責越人以鞍  
馬強胡人以舟楫其猶詢民瘼于貴游索珍玩于寒士難哉 人  
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女相妬于室士相嫉于朝古今通患也  
若無貪榮擅寵之心何嫉妬之有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  
術不同禮簡者誠術異者疎 沽虛譽于小人不若聽之于天遣  
貨財于子孫不若周人之急輕人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  
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  
義士之節用心之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爲己重者  
不知富貴之可以殺身功名之可以致禍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

至公無私者不惑也！

和靖先生傳淮海桑世昌字澤卿作附于此先生林公逋字君復世爲錢塘人祖克己世仕錢氏爲通儒院學士逋少孤刻志爲學景德中放游江淮及歸結廬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屢賜粟帛詔州縣常存遇之善行草書喜爲詩其語孤峭澄淡而未嘗錄其稿或謂曰先生何不錄所著詩以傳于後世逋曰吾終志山林尙不欲取名于時况後世乎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第居西湖二十年來未嘗入城市李及薛映知州每造其居清談終日而去臨終有詩曰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消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天聖六年十二月丁卯仁宗賜諡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石帛五十疋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嘗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諮適知杭州爲制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詩納其墳中

能改齋漫錄

卷二十一  
作十八卷

宋吳曾

字虎臣臨川人  
一作崇仁人

上梁文 後魏溫子升有闔閭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  
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臣是簡牧下無違雕梁乃架河翼斯飛  
八龍李李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  
知上梁有祝其來久矣第不若今時有詩語也

凌烟閣名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功臣圖凌烟閣閣名凌烟世  
以始于太宗然宋鮑照亦有凌烟樓銘曰瞰江列楹望景延除積  
清風露含綵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  
萬春修靈所扶則凌烟之名六朝已有矣

婦人有諡 王岐公作呂公綽墓誌云公綽以古者婦人無諡自  
漢晉以來皇后各因帝諡爲稱國家順僖翼宣四帝賢太祖皇后  
悉同廟諡獨章聖皇帝五后曰節惠曰宣莊與諡典不合願易名  
爲章追正前失仁宗革之予按晉時婦人有諡虞譚母卒諡曰宣

桓溫母卒諡曰敬然則公綽以古者婦人無諡蓋不知所本矣漢  
祖尊先媪曰昭靈夫人後高后五年又尊曰昭靈后諡法曰婦人  
有諡自周景皇穆后始也又左傳云聲子生隱公杜預注聲諡也  
正義曰諡法曰生其國曰聲

放生碑 放生建碑世以起于唐非也按梁朝元帝已有荊州放  
生亭碑見藝文類聚之七十七卷

寄附鋪 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唐已然矣按唐異聞集薛防作  
霍小玉傳有云大曆中寄付鋪侯景家

近世造糖作狻猊形號猊糖

酉陽 荊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于此學因  
留之故梁湘東王山賦訪酉陽之逸典予乃悞改成二名書之所

自也

以上七條  
今本未見

司馬溫公有真率會蓋本于東晉初肆拜官相飭供饌羊曼在丹



陽日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復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精饌時言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

焚香始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陽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敕龍下取水乃至澄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予按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書制作呪水以療病又按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搏風 今之屋翼謂之搏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直于東榮鄭氏注云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卽今之搏風又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如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爲榮飾故云榮也

錢塘蘇小小 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小小歌蘇小小非唐  
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耳次莊雖知蘇小小  
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韻曰蘇小小錢唐名娼  
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  
松柏下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正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  
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買諸賈人既成價矣商人曰必告  
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  
背盟誓也穎達云止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  
韓宣子以威逼之其價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  
和買故云然也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杜預注曰欲與公輕歸宋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世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羹音郎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史記前漢頡羹侯劉信潁川地名頡羹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郎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云肥牛之臠臠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以音韻協之亦讀羹爲郎已上皆王說予按古者羹臠之字音皆爲郎不止宋玉招魂也故魯頌閟宮與史游急就章羹與房漿糖爲韻至于以不羹爲郎者孔穎達云近世以來方如此不知又何也

登聞鼓 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冤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給公驗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乃知本縣僧尼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裁旨 近世自鈞旨台旨以下稱裁旨按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行狀 自唐以來未爲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行狀

乾笑 世稱笑之不情者爲乾笑按宋范曄謀逆就刑于市妻來別罵曄曰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而已按乾笑此爲始

舍弟 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從容喻鄙旨

併當 併當聖去二字俗呼收拾然晉已有此語按世說長豫與丞  
相語嘗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爲曹夫人  
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  
而不忍開

一頓 食可以言一頓世說羅友嘗伺人祀祠欲乞食主人迎神  
出曰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經紀 江西人以能幹旋者爲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  
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  
物

恩府 以恩地爲恩府始于唐馬戴戴大中初爲掌書記于太原  
李司空幙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着書自痛不得盡忠于  
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見金華子雜編

風聞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

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  
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  
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字飯借也子  
也切近世多以女兒爲姐蓋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帝箋曰自左  
驥史媼審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于賓客之中吹  
笙鼓琴李善註云其史媼審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稱  
姐漢魏已然矣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按鄭僂爲  
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  
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  
僂詬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云云

起居何如 今世書問往還必曰不審比來起居何如按漢武帝

內傳云上元夫人曰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于至濁不審比來起居何如乃知此語久矣

飲席酌酒之始 唐僕射孫會宗集外內親表開宴有一甥姪閒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澆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卽席說于主人咸無此官沉思之乃是將行酒時于階上酌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酌飲令側身恭跪一酌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酌非也出北夢瑣言

丈人 以妻父爲丈人本于漢匈奴所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竹答箸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答箸漁服總曰被衫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答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聲齟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答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蓰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驚醒我實宦游無况者擬來隨爾帶答箸皆作平聲今韻

略不收此字

蘭若 若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予按上官儀酬薛舍人  
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臨子雲開長  
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  
有指甲痕乃貴妃掐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  
開元通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掐  
一痕因鑄之

條脫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  
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卽金釧也又真誥萼綠華贈羊權金  
玉條脫各一枚予按周處風土記云仲夏造百絲索臂又有條達  
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  
然則條達之爲釧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



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跳脫兩字不同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舊史無其人予按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高適傳花驚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以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成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

者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  
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  
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再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  
曲者本昭君見胡人捲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爲製曲凡十八拍  
觀國以爲董杞妻蔡琰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  
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  
咏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荆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  
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咏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  
曲傳世以上皆王說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  
並蔡琰作及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祝家  
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  
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理殷勤之餘也李肇

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乃鐘也亦有所本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恍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然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一頓食 杜詩頓頓食黃魚晉謝僕射陶太常同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中使婢賣狗供客客比得一頓食殆無氣可語女墻 春秋左傳氏襄公六年晏弱園萊堙之環城傅于堞注云

堞女墻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嫫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曰堞短墻也俾倪短垣女墻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俾倪堞女墻也釋名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于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墻劉長卿登餘干縣古城詩曰官舍已空秋草沒女墻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曰夜深猶過女墻來韓億故鄉詩云塞雁已侵池禦宿宮鴉猶戀女墻啼此學長卿也

虛牝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曰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洪慶善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予按古詩之意虛牝當是壑中窟穴耳所以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洪蓋取大戴之意耳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大常妻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笑林 秘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諫之具觀笑林本于此

上人 唐時詩多以僧爲上人杜子美曰已上人茅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蘆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天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霧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入諫曰此非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故杜子美有洗兵馬行

瑣語 唐孫光憲有北夢瑣言按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瑣語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言

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

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隄州卽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曰曲江翠幙排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今蘇州

萬乘作平聲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予讀晉傅元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以平聲用也

箕子名胥餘司馬彪注莊子于他書不免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

見孔穎達左傳疏

此條今本未見

花藥夫人 僞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子昶拜貴妃別號花藥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翹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詞自解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絲絲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

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己以夫人姓費誤也

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遊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箇情人恰正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且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蕊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呂洞賓 廣異文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止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度此時未可以稱翁按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

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云云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

啫樣 李祐晉臣初在河朝守官監官怒其啫大抵對責之翌日請見遂極高監司愈怒稱又責問祐供狀云高來不可低來不可

乞指揮明降啫樣一箇蓋用俚語也

二條今本未見

鞋底樣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所多塗竄楊甚不平因取藁本上塗抹處以濃墨傅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裝楊鞋底人或問其意曰此語是他別人脚迹當時傳以爲笑爾後舍人草制被點抹者則相謂曰又遭鞋底

續釋常談 二十卷

龔頤正

字贊正號介隱涇昌人

北史魏崔亮爲吏部尙書奏爲格至至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失用沉滯者皆稱其然通鑑梁大同四年東魏高澄攝吏部尙



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賢能沙汰尙書郎妙選人地以居之  
御前陛下 後漢蔡邕獨斷天子所在曰御前漢高祖紀注王者  
必有執兵陳于階陛之側陛下者羣臣嚴至尊之意也

盧氏雜說鄭還古東都閒居與柳當將軍甚熟柳妓樂極多鄭嘗  
與八妓詩曰云柳見詩意甚喜某不惜此妓待見榮命便發遣  
充賀禮及鄭入京不半年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乃置入京

新除 南史元嘉九年新除太保王弘薨大明元年遣新除司空  
沈慶之討緣江蠻景和元年十一月殺新除太尉沈慶之

下官 通典曰宋孝武帝多猜忌諸國吏人于本國君不得稱臣  
而稱下官事在孝武紀中一說昔之稱臣皆通稱焉梁武帝始改  
臣爲下官

面折 漢王陵傳陳平曰于而折廷爭臣不如君汲黯傳黯爲人  
性倨少禮而折不能容人之過公孫弘傳每會議開陳其端使人

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

脫空 五代史周太祖入京師少主崩于北崗周祖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立之公至宗州周祖已爲三軍推戴郭忠恕責道曰令公今一旦反作脫空漢前功並弃令公之心安乎道無以對

備員 毛遂傳備員幸矣

承乏 闕史鄭澣以素儉自居居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來謁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澣怪之問其所欲則曰思得承乏一尉乃衣錦還鄉里也澣許之

不快活 蘇氏閑談錄桑中令維翰嘗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後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

相公尊重 涑水記聞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之無少長皆拜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桌傍唱曰相公尊重客踉蹌起退

相門有相 南史王訓傳召見文德殿上目送之語朱异曰可謂

相門有相

將門有將 南史王鎮惡傳宋武帝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出入臥內 漢盧綰傳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楚元王交傳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

不作好事 五代史王建立見明宗涕泣言己無罪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

風流罪過 北齊書郎基爲鄭州長史性清儉在官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書曰在官令人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遺腹子 淮南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子心也不知父貌

守寡 後漢仇覽傳陳元之母告元不孝覽謂曰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一朝欲子以不義乎

小斤 玉堂閒話元和中裴晉公微服出遊側近邸見湖糾與語  
憐而寢亦三十餘年入小斤曰云

房室 梁書武帝手敕責賀琛曰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與女人同  
室而寢亦三十餘年

作人難 本事詩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賣之妹封樂  
昌公主才色冠絕德言方值時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才容  
國亡必入豪權之家于斯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有以信之  
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夜賣于都市及陳亡  
果入越公楊素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半載辛苦僅能至京遂以  
正月望日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乃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  
直引至其居就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亡  
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窗明月輝陳氏得詩泣涕不食素  
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

詩曰今日甚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

郎子 北史齊楊林之傳崔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暹持示朝士林之獨正言郎子聰明可成偉器又暴顯傳有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相好南史梁鄧元起自以母年老乞歸供養時元起爲益州刺史以西昌侯蕭藻代之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

郎君 世說諸葛瑾爲豫遣別駕詣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過別喚出郎君云文選應璩與滿炳書亦云外嘉郎君謙下之德璩嘗事其父寵故稱郎君

半子 唐回紇傳咸安公主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昔爲兄弟今婿半子也

老兄 晉書劉毅傳東府擣蒲大擲毅擲得雉劉裕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誠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

卽成廬焉

吾兄 左傳襄公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定公十年辰曰是我迂吾兄也

令弟 文選謝靈運酬從弟惠連云末路值令弟開顏投我心

小姑 古樂府焦仲卿妻詞云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

姨夫 元氏小焦子答姪書吾時在鳳翔每借書于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陸姨夫師授

姑夫 五代史石敬瑭入篡時皇后云

妹婿 三輔決錄趙岐娶馬某女宗姜爲妻其兄子融岐不以妹婿之故屈志于融

妹夫婦弟 談藪王詢祖曰惟覺妹夫疏于婦弟

先輩 世說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

初無他語又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卑末 後漢杜根傳根爲桂陽太守雜幹是卑末皆古習讀村人晉劉驎之居岐積年衣食有無嘗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

火伴 古木蘭詞云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惶

阿姊 廣異記有張御史者見一黃衫人至謂之曰陰府取君合淮中溺死能一日內轉千卷續命經當得延壽又云續命經卽金剛也張因呼人衆集同朝足千卷鬼又至云可免然雖暫到地府衆見黃衣人與御史相逐出門張至地府言轉經事得放黃衫人乞少錢張許之云我今一鬼耳何由辦得鬼云但念令妻子還張遂心念其妻鬼云夫人却與阿姊來張仍又心念之其鬼云已得之矣既活其妻言夢君求錢阿姊云夢何足信阿姊又夢見君便

市紙錢燒之又李商隱雜纂七不稱意內云少

去聲阿姊

媒人 焦仲卿妻古詩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又云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又云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

貧道 晉宋間儀制道人自名之詞曰貧道

貧子 野人閒話偽蜀彭州刺史安思謙男守範嘗與賓客游天台禪院聯句爲詩紀僧壁而去翌日有貧子乞食見之卽言曰撫掌大笑

乞兒 漢官儀曰張衡云明帝聽辟雍二府觀壯嚴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頭皂日雍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

檀郎 李商隱詩謝傅門庭舊未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李賀詩檀郎謝女眠何處

丫頭 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而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累重 孔毅夫雜說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者累重敢



涉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

某甲 三國志許攸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  
小家子 殷芸小說李舊周縣聶季某甲實小家子不敢見膺

後生子 鮑明遠少年時至衰老行篇云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  
春今俗小少年者稱爲後生子文士往往笑之不謂此乃古語詩  
人尙用也

幹事人 宋書沈文季傳宋帝就楮彥回求一幹事人爲晉平王  
上佐

侍史 史記孟嘗君與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記君所與客  
語

書手 報應記宋術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  
廢業爲鹽鐵院書手

客氣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曰盡客氣也南史宋尙書左丞荀赤

松奏顏延之啓雲高日北擬客氣虛張

村氣 劉餗隋唐嘉話薛萬徹尙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

馬村氣

窮相頭骨 太平廣記鄭光業當言及第之歲策試夜一同人突  
入試鋪爲笑語謂光業曰必先可以相容不光業輟半鋪之地又  
曰必先欲杖取一杓水又曰使子就煎一碗茶先業欣然與之煎  
居二日光業取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頭敍一宵之素曰旣蒙  
取水又使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爲後進窮  
相骨頭

意智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  
君書益人意智

在意 通鑑漢乾祐二年漢隱帝出兵拒郭威太后遣使戒聶文  
進曰大頭在意

苦殺人 韓偓金鑿密記上執偓手涕泣曰我勸你且和同果如此有何利益苦殺人

打草驚蛇 南唐近事王魯爲當塗宰日以資產爲務會部中連狀訴主簿貪賄干魯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暖寒 開元天寶遺事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坊巷中掃雪爲徑路躬親至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爲之暖寒之具

陪酒陪歌 釋中殊花品序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故里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今朝有酒今朝醉 羅隱自遣詩云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

張公吃酒李公醉 朝野僉載天后謠言云張公者謂易之兄弟李公言李氏也

十字街 韋述兩京新記有十字街西之北云云

一步地 劉禹錫懷白樂天詩相望一步地脉脉萬里情王建長

門怨長門一步地肯□輕回車

襜衣 舊唐書王武傳武襜衣坐胡床受參云

靈床 世說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床上

遠水不救近火 通鑑梁中大通六年杜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

橫財 獨異志盧懷慎無疾暴卒及復生冥司有三十罇日夜爲

張說鑄橫財

財主 世說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刦賊殺財主

懸鼓待槌 世說陸士衡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

不長進 世說王長史與支公語支曰君義言了不長進

罨頭 白樂天和賈常州醉中詩云罨頭新令從偷去亂骨清吟

得似無

前程萬里 南楚新聞魏公崔相鉉元略之子也爲兒童隨父訪于韓晉公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

預借 五代史後唐莊宗后劉氏傳同光二年秋大旱預借明年夏秋稅

大程 五代史孔謙傳謙唐莊宗時爲租庸使遣大臣放豬羊柴炭占庇人

活地獄 通鑑五代南漢主設鑊湯鐵床剗剔等刑謂之活地獄玉堂閒話遍勘在城五作子行人

大樹皮纏 大唐鄭谷詩曰大樹大皮纏小樹小皮裹庭前紫薇樹無皮也得過

不曉事 文選楊修書稱修家子雲老不曉事

三十六策 三十六策走是上策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

叵耐 國史纂異志李德昭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怒曰叵耐殺人田舍翁

計較 三國志孫堅傳堅夜馳見袁術畫地計較

改常 北夢瑣言左軍容使嚴尊美闈官中人也常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貓一犬貓太息謂犬曰軍容改常也